

年5月18日，他寫信給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編輯羅柏斯（S. C. Roberts），表示他同意羅柏斯的看法，亦即該書不要超過一卷，頁數是在六百頁至八百頁之間，該書的讀者對象不單是中國史專家或一般人，而是涵括所有受過教育的人。

不到幾年，他否定了這項誓言，寫出幾十冊的巨著。

## 勤苦學中文

李約瑟在《李約瑟文集》中文本序言解釋他學中文的動機：「在我略知漢字以前，我已三十七歲了，那時我是劍橋的一個生物化學家和胚胎學家。後來我在信仰上有所皈依，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皈依的情況一樣。」

他的中國研究生曾跟他講述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上所產生過的影響，李約瑟從沈詩章、王應暉、魯桂珍三個同學身上，看到了中國偉大的存在，發現了一座「令人眼花繚亂的絕對金礦」。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有意無意中尋求已久的思想解放——從以為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價值是絕對的思想中解放出來，認識到世界上存

在著其他同樣微妙複雜、同樣迷人、同樣值得探討研究的思想體系和社會生活。

李約瑟在1990年9月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的受獎紀念演講這麼說：「這三位中國研究生給予我的影響，遠比劍橋給予他們的要大得多。因此我開始學習漢語，也學習比會話難得多的漢字。我一直覺得，為了東亞研究的課題，以優異成績通過語言考試而在教室學習漢語，和不帶功利目的，作為一件有趣的事而學習，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從那以後，我閱讀中文開始擺脫初級的ABC階段，進入如夏日遨遊江河那樣的暢達階段。」

他開始拿了一本中文詞典學漢字，魯桂珍像教導孩子一樣，幫助他學習漢語，並經常回復他簡單的中文書信。這時劍橋有一位著名的捷克漢語教授哈隆（Gustav Halowm），也幫他學中文，每周二個小時李約瑟到他的家去讀和討論《管子》，哈隆教授翻譯出版《管子》一書。《管子》就是李約瑟所接觸到的第一部中國原著。

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寫道：「大約在十五年前，有一天我在友人哈隆教授的書房裡，和他共同研讀主要是道

家思想的古書《管子》。這次，他建議很快翻過我們正在讀的那一章的某些材料，因為其中似乎只包括一些關於動物的荒誕無稽傳說。可是我卻仔細地研究了它。結果發現，其中有一段文字談到某些海洋動物受到月亮週期的影響，它們的大小隨著月亮的盈虧而增大或縮小。我大為驚奇，因為我記得亞里斯多德曾說過完全相同的話。」

魯桂珍在《李約瑟的前半生》提到李約瑟學習漢語的方法。李約瑟自己還創造發明了一套學習方法，在各種簿子上記滿了筆記。他有一個做法是把各個字母—ian、iang等一頁一頁分開，各分四欄，區別四聲，再在左邊把聲母依次排列，如ch—、ch'—、f—、j—等。於是他編製了一系列的單字表，並在欄內填寫上這些單字的意義。這對記字有很大的幫助。

他做的另一件事是用新的檢字法編字典，把所有的字分成四類，另附一個不大的「其他」類。四類是豎、撇、捺和方框（如「口」、「回」）。這樣就把字典的214個部首，連同它們所屬的字，全部歸納在這四大類裡。

最後，他用一本比較大且按英語字母排列的地址簿，專門收